

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的类型及产生机制*

经 典

[提要] 碧约哈尼语的语音构造存在双音节化的倾向。本文分析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词语的四个主要来源,包括单音节词加前缀、两个单音节词根合成新词、双音节语素构成四音节复合词和借入新词等,并论述其产生的主要动因与语言类型、音节结构、韵律及语言接触等有关。

[关键词] 碧约哈尼语 双音节化 类型

一 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的概念及其分布

双音节化,或称音节组合双数化,是指音节成双成对地组合在一起,构成双音节的词或者词组,从而形成含有语言节奏的模式(戴庆厦、刘菊黄 1988)。它以音素为基本单位,并辅之以音素的弱化、类化、变调等变化。它不仅对构词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对语素的变异、短语结构的变化和语言的韵律特征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双音节化概念,既包括双音节词,也包括具有双数节律特征的四音节词。

碧约哈尼语的词汇双音节化特征明显。在我们统计的 3187 个词中,双音节词 1490 个,四音节词 485 个,两者总和占总词汇数的 66%。除了动词、数词、量词和助词外,其他词类均以双音节为主。其中以名词所占的比例最大。1768 个名词词条中,有 1355 个双数音节,双音节比例达 77%。对比亲属语言,碧约哈尼语在双音节的分布上有明显的优势。是什么原因推进了碧约哈尼语的双音化趋势?本文拟从双音节化的类型入手,讨论其产生的机制。

二 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的类型

对于双音节化的产生,哈尼语的研究没有历史文献可考,但通过与亲属语言单音节同源词比较可以发现其形成的途径^①。根据构成双音节化的具体手段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 单音节附加前缀构成双音节词

单音节词通过增加配音前缀 a 和 ɔ, 变成双音节词。例如:

手: 哈尼(碧约) a³¹la³¹——彝(巍山) lo⁵⁵、纳西 la²¹、缅(仰光) leʔ⁴、勒期 loʔ³、载瓦 loʔ²¹、错那门巴 laʔ⁵³、怒(怒苏) la⁵³、波拉 laʔ³¹;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切弟哈尼语调查与比较研究(18YJC740034)”的资助。谨表谢忱。

^① 本文中碧约哈尼语的语料由作者实地调查所得。未注明出处的其他语言语料出自《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黄布凡主编 1992)。

狗：哈尼（碧约） $a^{33}khu^{31}$ ——彝（巍山） khu^{33} 、纳西 khu^{33} 、缅（仰光） $khwe^{33}$ 、载瓦 $khui^{21}$ 、错那门巴 chi^{53} 、波拉 $khui^{55}$ 、勒期 $khui^{55}$ ；

血：哈尼（碧约） $\sigma^{31}ʂ^{31}$ ——彝（巍山） s_1^{31} 、纳西 $sæ^{33}$ 、勒期 sui^{55} 、载瓦 sui^{31} 、错那门巴 ce^{53} 、怒（怒苏） sui^{55} 、波拉 sui^{35} 。

以a、 σ 为前缀的双音节和四音节词，在3187个词中分别有219条和249条，多为名词。选择a还是 σ 作为前缀，主要依据是后一音节元音的舌位。后一音节元音为舌面前元音时，往往与a前缀搭配；后一音节元音为舌面后元音或舌尖元音时，多与 σ 前缀搭配。a和 σ 音节还有有高平、中平和低降调三个声调。声调的选择也与后一音节的声调高低相关。后一音节声调高，前缀也多为高平或中平调；后一音节声调低，前缀则多为低降或中平调。

此外，在碧约哈尼语中，加a、 σ 是双音节化韵律的需要，没有实际意义，在句中使用时可以被省略而不影响词义。例如（经典 2015）：

- 1) $e^{55}khu^{31}thu^{31} mo^{55}$. 那只狗。
那狗 一 只
- 2) $ka^{33}nv^{33}a^{33} khu^{31}thu^{33}mo^{55}tsu^{33}$. 后面有只狗。
后面 (缀) 狗 一 只 有
- 3) $khu^{31} tu^{33}tu^{31} ma^{33}, ma^{31}s_1^{31}la^{31}ku^{33}tshu^{55}ja^{55}khi^{55}mo^{55}pi^{33}o^{55}li^{33}$.
狗 凶 凶 的 不 认 识 的 人 院 子 不 (使) 进 来
狗凶，不让生人进院子。

对比例1和例2可以发现，在同样的数量名结构中，例1前面的指示代词 e^{55} “那”是单音节的，所以 khu^{31} 省略了前缀 a^{33} ；例2数量结构前是双音节方位名词，所以前缀被保留，与数量短语构成双音节的模式。同样，在例3中，由于谓语 $tu^{33}tu^{31}ma^{33}$ “凶凶的”是三音节的状态形容词， a^{33} 前缀也被省略。由此可见，使用双音节化前缀的前提是句法搭配是否符合双音节的韵律模式。

（二）两个单音节词根语素构成的双音节复合词

碧约哈尼语的部分单音节词为了双音节化，会从固有词中选择一个语素与原单音节语素搭配，形成一个与原词义保持不变或产生新词义的双音节复合词。原语素与增配语素之间常见有以下几种关系：

1. 偏正关系。以定中结构为主，限定/修饰成分可以在中心词之前，也可以在其后：

$tchi^{55}phv^{55}$ 米 $u^{31}ny^{31}$ 脑髓 $s_1^{31}phi^{55}$ 辣椒 $ur^{55}ju^{33}$ 青苔
米 白 头 髓 果 辣 水 绒

2. 主谓关系。谓词成分可以是动词性或形容词性语素。例如：

$la^{31}tu^{31}$ 衣袖 $ur^{55}tu^{31}$ 井 $ma^{33}phv^{55}$ 白内障 $ma^{33}khe^{33}$ 盲人
手 出 水 出 眼 白 眼 瞎

3. 并列关系。以动词性语素并列结构较多，还有小部分名词性语素并列。例如：

$mi^{55}tsho^{31}$ 地 $ur^{55}tshu^{31}$ 水 $jo^{31}ni^{55}$ 孩子 $na^{55}ti^{31}$ 听话
地 地 水 水 小 小 听 看

使役动词与一般动词的搭配，也暂归入并列结构，在碧约话中的能产性较强：

$pi^{33}tsha^{33}$ 挨骂 $pi^{33}tu^{55}$ 喂奶 $pi^{33}mi^{55}$ 使唤
使 骂 使 喝 使 做

4. 宾动关系。和碧约话 SOV 的语序结构一致，宾语部分在动词之前。例如：

ma ³³ mi ⁵⁵	做梦	ja ⁵⁵ mi ⁵⁵	劳动	t ³¹ ku ⁵⁵	秋千
梦 做		事情 做		座位 甩	

5. 补充关系。既有量词性语素作名词语素的补语，也有貌词语素做动词性语素的补语：

ny ³¹ s ¹	豆子	luv ³¹ pi ³³	坟堆	tur ³³ ku ⁵⁵	打架
豆 颗		坟 堆		打 互	

此外，还有一类单音节语素与“半实半虚”的语素形成的双音节词。这里的“半实半虚”语素，指的是一种虚化的实词音节（戴庆厦 1993）。一方面它们已经失去原有的实词意义，有的语音形式也发生变化，只固定出现在词根语素之后；另一方面它们并没有抽象的语法意义，与后缀有明显的区别。与新的单音节语素结合时，依然可看出与原实词义之间的关联性。例如，mo³³在碧约哈尼语中来源于o³¹mo³³“母亲”，有“母、大、尊重、重要”等意义。以t³¹mo³³“官”为例，在亲属语言中，多与单音节对应，如载瓦tsau²¹、阿昌t³¹au⁵¹、仙岛t³¹u⁵³、浪速t³¹uk⁵⁵、怒（怒苏）dzi⁵⁵、彝（巍山）dzi²¹等，碧约哈尼语在原有的t³¹后增加了语素mo³³，含有“尊重”义。类似的双音节词还有ja⁵⁵mo³³“路”、phi³³mo³³“鼓”、ny³³mo³³“心脏”、lu³³mo³³“石头”等。

又如tso³¹在碧约哈尼语中来源于“吃”。在部分词中，tso³¹依然是实语素，如tso³¹tsa⁵⁵（吃+东西）“食物”、sa⁵⁵tso³¹（要+吃）“乞讨”。但在另一部分词中，它已经虚化成为半实半虚语素。以“卖”为例，对应亲属语言如阿昌u³¹、仙岛u³¹、载瓦u²¹、彝（喜德）vu²¹、傣僰vu³¹等单音节词，碧约话o⁵⁵tso³¹增加了tso³¹语素，表示“以此为依靠”的意思。类似的双音节词还有t³¹chi⁵⁵tso³¹“嫁”、ti⁵⁵tso³¹“赔”、ke³¹tso³¹“骗”、phi³¹tso³¹“责怪”等等。

除了上文提到的可辨识意义或来源的语素外，还有一部分语素随着语义的虚化或语音形式的变异，逐渐使人难以辨识它们的意义。如na⁵⁵mi⁵⁵“鼻子”的na⁵⁵与亲属语言的“鼻子”对应：藏（巴塘）na⁵³、错那门巴na⁵⁵、道孚sni、勒期no³³、载瓦no⁵¹、波拉na⁵⁵，但mi⁵⁵的意义不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

风：哈尼 tso³¹li⁵⁵（语素+风）——藏（巴塘）lū⁵³、却域la⁵⁵、扎坝 vli⁵⁵、缅（仰光）le²²；
 糠：哈尼 kho³¹phur³¹（语素+糠）——史兴phu³⁵、吕苏 pha⁵⁵、纳木兹 phæ³¹、纳西 phur³³；
 豹子：哈尼 lo³¹mi³¹（豹+语素）——阿昌 lo⁵¹、仙岛 lo⁵¹、载瓦 lo²¹、怒（怒苏）la⁵⁵；
 裤子：哈尼 lo³¹tho³¹（裤+语素）——阿昌 lo³¹、仙岛 lo³¹、载瓦 lo²¹、浪速lo³⁵、波拉la³⁵；
 盐：哈尼 tsho³¹me³¹（盐+语素）——藏（书面语）tshwa、嘉戎 tshə、史兴 tshə⁵³、木雅 tshə⁵⁵、阿昌 t³¹ho³¹、怒（怒苏）tsha⁵⁵、彝（南华）tsho²¹、纳西 tshə³³、嘎卓 tsha³¹。

（三）由双音节语素构成的四音节复合词

从构词法来看，碧约哈尼语存在两种差异较大的四音节复合词^①：

第一类，由两个双音节词根通过语义搭配，形成一个四音节新词。这种四音节词的结构相对固定，一般不能缩减音节或替换语素。例如：

o ³¹ pi ³¹ a ³¹ pa ⁵⁵	邻居	ti ³¹ mo ³³ la ³¹ khe ³³	木匠	po ³³ lo ³³ ni ⁵⁵ mo ³³	向日葵
篱笆 旁边		木头 手艺		月亮 太阳	

^① 这里的“四音节复合词”区别于汉藏语研究中狭义的“四音（字）格词”。两者同具有不可切分性和四个韵律单位，但后者一般被认为具有固定的内部结构且能产性较低，这与前者有明显不同。

tchi⁵⁵nur⁵⁵la⁵¹nur⁵⁵ 蜈蚣 sɿ³¹jiŋ³¹ɔ³¹sɿ³¹ 桃子 ɔ³¹tsɿ⁵⁵to³¹phi³¹ 牙床
红腿 红手 桃 果子 牙 床

第二类四音节复合词，是双音节词根与单音节语素的搭配。一部分词通过重叠词根的某个音节来形成双数节律。词语中重叠的部分既有第一个音节，也有第二个音节，以 ABBC 的结构更为多见。例如：

lo⁵⁵pɔ³¹pɔ³¹mɔ³³ 大河 ja³¹jo³³jo³³xu³¹ 大儿子 phv³³lv⁵⁵phv³³jo³¹ 小寨子
河 (叠) 大 儿子 (叠) 大 寨子 (叠) 小

另一部词则以增补音节的方式形成双数音节的节律。增补的成分，有的是与词根有相关联的动词，也有量词或词缀，如下例（括号内为增补部分）：

ji⁵⁵jo³¹mi⁵⁵tsɔ³¹ 做客 kho³¹jo³¹ku⁵⁵jo³¹ 小碗 ja⁵⁵mɔ³³ɔ³¹jo³¹ 小路
客人 (做) 吃 碗 (碗量词) 小 路 (缀) 小

对比第一类词，第二类四音节词不仅在结构上与第一类不同，稳定性也相差很多。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第二类四音节词可以缩减为两个音节的词^①。例如“大儿子”可缩减为jo³³xu³¹；“小寨子”可缩减为phv³³jo³¹。这种缩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双音节词根中必须有一个凸显语义的高频语素，比如phv³³lv⁵⁵“寨子”中的即phv³³有“寨”的意义；二是缩减后的新双音节词不能有其他同音词。另一方面，对于第二类四音节词中的增补成分，不同使用者的选择也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会对交流产生影响。例如上例中的“小路”和“小碗”也可以使用如下表达：

ja⁵⁵mɔ³³ku⁵⁵jo³¹ 小路 kho³¹jo³¹ɔ³¹jo³¹ 小碗
路 (条) 小 碗 (缀) 小

无论是重叠还是增补，相比较增音前的“双音节词根+单音节语素”的组合，这种类型的四音节词比三音节词在表达词义上并没有明显的增色，也并不符合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对这种四音节词大量存在的解释，只能是语言使用者对于双音节节律的追求。这种韵律上的追求，甚至会跨越音节的局限，影响到 ABB 式三音节词第三音节元音的长短。例如碧约哈尼语 ABB 式结构中第三个音节的元音往往会延长：

ɔ³¹tu⁵⁵ 紧的 ɔ³¹tu⁵⁵tu⁵⁵ 紧紧的 ɔ³¹lv³¹ 天亮 ɔ³¹lv³¹lv³¹ 天亮起来
紧 紧 紧 天亮 天 亮 亮

(四) 由汉语借词产生的双音节词

现代哈尼语主要的借词来源是汉语。对比新旧借词，新借词除了语音上有适应性地改变外，音节数和语素多保持原状，如so³³tje³⁵tsa³⁵“水电站”；而老借词往往在语音和构词上都因双音节节律的制约发生了改变。例如：

mja⁵⁵faŋ³³ 庙 kaŋ³³thi³⁵ 钢 tsɔŋ⁵⁵pau³³ 粽子
庙 房 钢 铁 粽 包
tshaŋ³¹tshaŋ³¹ 铲子 tsha³³tsha³³ 叉子 ke³³tsɿ³¹ 街
铲 铲 叉 叉 街 子

另有部分借词，在借入后被加入了注释性的成分，与借入的词构成四音节词。例如：

^① 大部分四音节词缩减后词义不变，个别也会发生语义的变化。

sɔ ³¹ ko ³¹ kho ³⁵ pe ³³	课本	thuŋ ³¹ ju ³¹ ɔ ³¹ tsɿ ⁵⁵	桐油树
书 _{固有} 课 本 _借		桐油 _借 树 _{固有}	
saj ³³ tsa ³³ ɔ ³¹ sɿ ³¹	山楂	mtu ³¹ li ⁵⁵ faj ³³ thut ³¹	翻筋斗
山楂 _借 果 _{固有}		翻 _{固有} 翻 斗 _借	
jaŋ ³¹ uaŋ ³¹ lo ³¹ tsho ³¹	瓷碗	ɔ ³¹ v ⁵⁵ tsha ⁵⁵ tshaj ³¹	盲肠
洋碗 _借 菜 碗 _{固有}		肠子 _{固有} 岔 肠 _借	

三 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的产生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碧约哈尼语的双音节化词不仅数量多、构词形式多样，而且能产性强、韵律特征突出。探讨其背后的动因，固然离不开碧约哈尼族认知深化所带来的表义的需要，同时还受到哈尼语自身结构特点的制约。推动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产生和发展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语义表达的需求，是促使碧约哈尼语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进程来看，在汉藏语以分析性特征为主的语言中，走向双音节或者复音化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即社会发展、新事物产生、认知深化对语言表义的需求与有限的音节数之间的矛盾。这在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中都能找到例证。王力（1989）认为汉语双音节化是汉语语法史上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一。朱广祁（1985）也通过对《诗经》的研究，论证了汉语从单音节向双音节演化的历史。其他民族语言，如藏缅语族的景颇语（戴庆厦 1997）、水语、侗语、壮语、傣语等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单音词向双音节发展的过程（冯英 2005）。碧约哈尼语也不例外。以ja³³“鸡”为例，鸡是哈尼族重要的家禽，从生物“性”分类有ja³³mo³³“母鸡”、ja³³phi⁵⁵“公鸡”；从成长阶段分有ja³³tshɿ³³“幼鸡（统称）”和ja³³“鸡”；对于“幼鸡”还进一步细化到ja³³tshɿ³³tshɿ³³jo³¹“（刚孵化的）幼鸡”、ja³³tshɿ³³ɔ³¹jo³¹“幼鸡（还不能吃的）”、ja³³tshɿ³³ja³³mo³³“（长到可以吃的）小母鸡”以及ja³³tshɿ³³ja³³phi⁵⁵“（长到可以吃的）小公鸡”等等。可见，对于“鸡”的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丰富的过程。

（二）语素的单音节性和较强的分析性特征，为双音节化的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

单音节性是分析型语言的一个核心特点，单音节性制约着语言的各方面特点及其演变路径。单音节与形态不发达之间的紧密关联，对构词手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缺少形态变化，利用单音节语素排列组合构词或者搭配词缀、配音音节构成新词，必然成为新词产生的最经济、高效的方式之一。以形态变化较多的动词为例，碧约哈尼语的动词以单音节为主，如khi³³“怕”、tu³¹“打”等，在表达使动、相互等范畴的需求驱使下，单音节的动词与具有相关语义的动词pr³³“使”、tsha³³“互相”灵活结合，构成了pr³³khi³³“恐吓”、tu³¹tsha³³“打架”等新词，既实现了语义的表达，也推进了动词向双音节化方向的发展。又如单音节趋向动词“来”和“去”作为语素在碧约话中有非常高的使用频率，它们与其他动词性语素组合，表达说话人所处位置与位移目的之间高低、南北或上下游等相对关系。可见，语素的单音节性这一词汇特点，为分析性语言的双音节化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三）碧约哈尼语对于双音步韵律规则的追求，是推进双音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创造新词的过程中，除了实现表义功能外，能够与语言本身的韵律特征相协调、满足母语人的习惯语感，也是对构词的要求之一。尤其对于分析性强的语言来说，韵律在语音、

句法演变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蒋颖 2007）。

我们可以从碧约哈尼语语法结构的不同层面看到韵律规则对双音节化产生的影响：

词的层面。碧约哈尼语多音节词的音节搭配受韵律规则的制约明显。如元音和谐、并列对称、押韵、音节一强一弱、松紧元音的搭配等现象，都广泛体现在碧约哈尼语的音节搭配中。这些搭配规则无不体现了双音步的韵律特征，从而为双音节化的发展作了铺垫。

在短语层面和句子层面。碧约哈尼语为了满足韵律要求而强行“凑双”的现象也很普遍。常见的手段是，在短语和句子中增加冗余的配音成分达到双音步节律。如三音节形容词做谓语时需要增加配音音节ma³³或ti³¹，而双音节形容词则不用；又如单音节副词与三音节形容词搭配时，副词前置，如tsɿ⁵⁵（很）tsu³³ko³¹mo³³（舒服）“很舒服”，但与双音节或四音节形容词搭配时，需要重叠形容词最后一个音节形成双数节律：如o³¹nu⁵⁵（红）tsɿ⁵⁵（很）nu⁵⁵（叠）“很红”、li⁵⁵khi³¹lo⁵⁵kho³¹（凹凸不平）tsɿ⁵⁵（很）kho³¹（叠）“非常地凹凸不平”。

另一种偶见手段是，使用合并音节或连读的方式“凑双”。例如在句尾同时出现三个助词phi³¹ji³³（表第三人称完成体）时，通常将体词phi³¹和第三人称助词ji³³合并为phi³⁵，形成双数音节。

（四）来自汉语的影响，是加速双音节化发展的外部动力

与汉语广泛接触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哈尼族在历史上与汉族人关系密切，汉族对哈尼族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上的影响很大。以哈尼族的姓名为例。在汉族姓名的影响下，哈尼族姓氏经历了从早期的三音节和双音节姓名并存，到后期只有双音节的人名的过程。生日属相是哈尼族常用的姓氏，搭配另一个字连成人名，但由于“兔”和“虎”是双音节词，搭配另一音节后会形成三音节人名，便极少被用于姓名了（李泽然 2013）。现代社会中，汉借词早已涌入了哈尼族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借用的方法不一，但从音节看，双数音节词占了明显优势。现代碧约哈尼语中，借词从以名词为主的实词，扩展到了包括虚词在内的各类词汇，例如mo³¹tshɿ⁵⁵“不仅”、xa⁵⁵ma⁵⁵“无论”、jo⁵⁵mu³³“要么”、ma⁵⁵ʂɿ⁵⁵“还是”等连词的借入，既丰富了哈尼语的复句表达，也增加了更多的双音节词。

综上所述，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我们看到碧约哈尼语双音节化词的来源，主要有单音节词附加词缀、两个单音节词根合成新词、双音节语素构成四音节复合词以及借词。这种双音节化的产生，是语义表达发展的需求，也与碧约哈尼语的分析性的语言体系相适应。碧约哈尼语对双音步韵律的追求和来自汉语的影响，更进一步促进了双音节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刘菊黄. 1988. 《藏缅语族某些语言的音节搭配规律》，《民族语文》第5期。
- [2] 戴庆厦. 1993. 《景颇语双音节词的音节聚合》，《语言研究》第1期。
- [3] 戴庆厦. 1997. 《景颇语词的双音节化对语法的影响》，《民族语文》第5期。
- [4] 冯 英. 2005. 《复音词的产生与复音化的关系——汉藏系语言词汇复音化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5] 黄布凡主编.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6] 蒋 颖. 2007. 《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类型学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 [7] 经 典. 2015. 《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 李泽然. 2013. 《哈尼语词汇学》，北京：民族出版社。

[9] 王 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0] 朱广祁. 1985. 《〈诗经〉双音词论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Types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Disyllabic Words in Biyo Hani

JING Dian

[Abstract] Th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in Biyo Hani has a disyllabification tend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four main sources of the disyllabic words in Biyo Hani, including disyllabification of monosyllabic words through prefixation, compounding of two monosyllabic roots, formation of quadrisyllabic compounds from two disyllabic morphemes, and new word borrowing. The main motiv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including language type, syllable structure, prosody, and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Biyo Hani disyllabification types

(通信地址: 510669 广州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

Email: jingdian723@163.com)

【本文责编 普忠良】

《四川松潘羌语》出版

黄成龙、王保锋、毛明军、张曦合著的《四川松潘羌语》已由商务印书馆于 2019 年 6 月出版。该书是《中国濒危语言志·少数民族语言系列丛书》之一，分为语言生活和语言结构两个板块。语言生活板块从语言态度、语言交际角度研究四川省松潘县小姓乡埃溪村羌族的语言生活，深度分析埃溪羌语在强势汉语、藏语背景下并存并用的语言生活状况和濒危状态。语言结构板块系统描写了埃溪羌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附有翔实的词汇、语法例句和话语材料。该书对科学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濒危语言的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赵彦婕